

研究论文
Articles

从新加坡华语看多元语境下 词语的接触、吸收和孳乳

Lexical Interaction, Borrowing and Derivation Under
The Multi-Lingual Context of Singapore Mandarin

汤志祥
(TANG Zhixiang)

摘要

新加坡社会确立了四种官方语言,又存在着马来语、泰米尔语与众多的华语方言,因此新加坡华语是在多语、多语境、多元文化背景下形成、发展起来的。另外随着新加坡华语在全球“大华语”的环境中接触、交流,多种因素使得新加坡华语的词汇系统和词义系统就呈现出多语碰撞、融合并衍生、孳乳的特点。本文从多个层面描述了新加坡华语词汇系统吸收各语言的借词以及自身衍生新词、新词义的现况,阐明了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语言与社会的紧密联系。

关键词: 多语多元文化、语言接触、词汇借用、新加坡华语

Abstract

Singapore established a four official language social system, with Malay, Tamil and various Chinese dialects surrounding, thu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Mandarin 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uch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 Besides, following the interaction within the Greater Mandarin environment, Singapore Mandarin lexicon is characterized by thes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language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Singapore Mandarin lexical system under different perspectives loanword borrowing, derivation of new word and new meaning, hence manifesting the effects of inter-language contact and social factor on language development.

Keywords: multi-language and multi-culture, language contact, loanword, Singapore Mandarin

0. 语言与社会

0.1 语言是人类社会一个由多种层次要素构成的符号系统。它主要包括有：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和语义系统。在这四个层面系统中，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相对较为严密而稳定，一般变化少而慢、规范并守成。而词汇系统和词义系统则相对较为灵活而多变，一般变化多而快，活泼并创新。质言之，语音和语法相对处于“静态”与“常态”之中。词汇和语义则经常处于“动态”与“变化”之中。

0.2 词汇和语义的变化主要是源于社会因素和人文因素，社会的不断演进，人文环境的经常转换，造成承载着这些演进和转换的各种复杂涵义的词语和语义，也就不断地发生着接触、碰撞、吸收、孳乳，衍生与死亡，从而表达出人类社会与人文各种因素的此起彼伏与新陈代谢，并充分表达出词语和语义贴近现代、紧跟社会的“能指”与“所指”的功能。

0.3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影响着语言的词汇和语义要素变化的社会因素和人文因素往往是多元、多层次、多层面的。因此观察语言的词汇和语义变化一定要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并从微观的语料中考察出它们的现状并分析出其间的变化规律。因此，研究语言的词汇和语义的变化与研究影响语言的社会、人文因素密不可分，它们之间相互套叠，相互印证，相互说明，相互阐述。

0.4 华语，就使用人口而言是世界第一大语言，目前它通行于在五大洲四大洋。众所周知，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而华人当然必说华语。这样华语就自然地和世界各民族、各语言发生着接触和碰撞、华语词汇中一定出现了吸收、孳乳和死亡等现象。也就是说，随着华人移民全世界的进程，华语一直在世界各地多民族、多语境、多文化的环境下传播、融合、发展、变化。因而今天研究华语的现状必须要有全球的观念，必须要有多语境、多文化的观察视角。

1. 新加坡社会与语言

1.1 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华洋杂处”的国家，它虽然很小（面积714.3平方公里），但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共存。至2011年，新加坡人口数为526万。其中华裔占总人口的74.1%，马来裔占13.4%，印度裔占9.2%。而大多数华人来自中国南方沿海各省，尤其是福建，广东和海南省¹。

据郭振羽1957年的研究，新加坡当时的社会语言现状是：（郭振羽1957[1978]）

语言	母语的人口数（以千计算）	母语的人口所占比例
马来语	167	13.2%
英语	27	4.3%
华语（普通话）	1	0.1%
淡米尔语 ²	76	5.2%
福建话	434	30.0%
潮州话	346	17.0%
广东话	218	15.1%
海南话	74	5.2%
客家话	67	4.6%

[现状：8L = 5Lmaj (Sow, Sowi, Soi, So, Vg) + 3Lmin (3Vg)]

上述统计材料说明，新加坡社会语言的底层以讲华语和华语方言为主，占有85.2%的比例，其次是马来语，占13.2%；再次是印度语，占

4.3%。即使讲英语，也只有 4.3%。

而在讲华语和汉语方言中，如果按照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分类，福建话、潮州话和海南话都属于闽语，这样，早期在新加坡母语是闽语的新加坡人数就高达 85 万 4 千之多，占了当时人口的 52.2%；而属于粤语的广东话 21.8 万，仅占 15.1%；属于客语的客家话最少，仅仅 6.7 万，占 4.6%。最重要的是：母语是华语（即汉语北方话）的仅仅只有 1 千人，比例少到 0.1%。可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加坡独立前，华人的语言基本以闽语方言，尤其是闽南话为主，华语可以到忽略不计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据 Chua, S.C. (1964) 公布的材料，1957 年新加坡华人的民系和方言状况确是如下：（转引自邹嘉彦、游汝杰 2001）

语言	人口数	所占比例	占全国比例
福建	434,707	40.6%	30.6%
潮州	246,190	22.5%	16.9%
广东	205,773	18.9%	14.5%
海南	78,081	7.2%	5.4%
客家	73,072	6.7%	5.0%
福州	16,828	1.5%	1.1%
上海	11,034	1.0%	0.9%
兴化	8,757	0.8%	0.6%
福清	7,624	0.7%	0.5%
广西	292	-	-
其他	1,248	0.1%	-
合计	1,090,596	100%	75.4%

按照这份是精确到人的统计数据，属于闽语语系的福建、潮州、福州、福清和海南民系人口数量达到 783,430 人，所占比例为 72.5%。其中，属于闽南话系统的福建、潮州、兴化人有 689,654 人，占了 63.9%。属于粤语的广东、广西人³所占比例为 18.9%；属于吴语系的上海人⁴占 1.0%，（其他则可以忽略不计，甚至未提及华语）。这再次证实，新加坡华人的底层语言分布是以闽南语（即所谓的福建话）为主的，其次是粤语。

1.2 虽然新加坡社会的原始底层语言是华语方言——闽语和粤语，但是自 1979 年推行“讲华语运动”以后，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情况大有改变。请看 2000 年初的研究报告：

1990 年和 2000 年不同年龄组别华人最常使用的家庭语言 (%) (许小颖 2007: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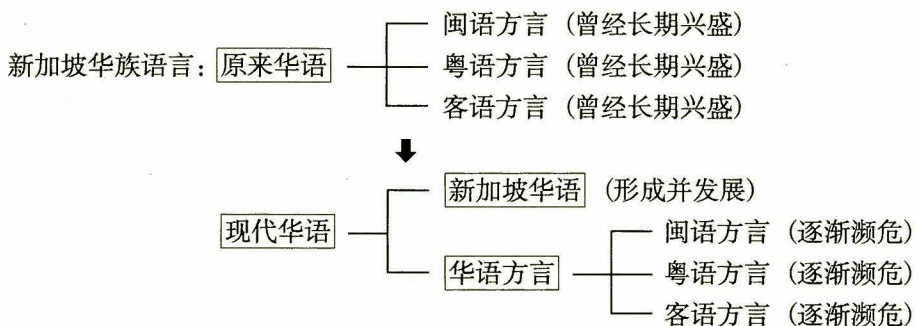
语言	5~14 岁		15~24 岁		25~39 岁		40~54 岁		55 岁以上	
	1990	2000	1990	2000	1990	2000	1990	2000	1990	2000
英语	23.3	35.8	19.9	21.5	24.6	25.3	16.1	25.1	5.3	9.9
华语	57.6	59.6	28.5	59.8	30.4	46.5	24.8	43.9	6.1	18.8
方言	18.9	4.3	51.5	18.4	44.8	28.0	58.8	30.7	87.7	71.8
其他	0.2	0.4	0.2	0.3	0.3	0.3	0.4	0.3	0.9	0.5

资料来源: Leow (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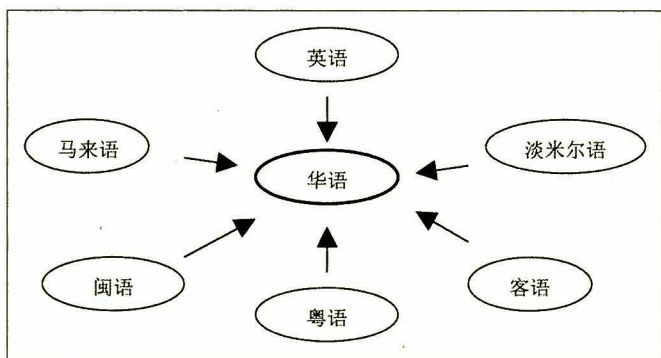
可见，经历了 1979 年至今三十多年的推广华语运动，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情况发生了巨变：年轻人（15~39 岁）最常使用的家庭语言正以讲华语为主，而少年儿童在家庭转口讲华语也业已超过了 60%。仅从社会语言学的层面考察，我们可以认为，新加坡华裔的底层语言目前已经从华语方言（主要是闽南语和粤语），向华语（普通话）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即出现了全民性的“语言转换 language shift”或曰“语码转换 code switch”。

1.3 由于新加坡政府推行四种语言——英语、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为官方语言的政策，再加之行行之有效的“讲华语运动”，因而从新加坡独立后算起的短短半个世纪年间，新加坡华语——这一全球华语的区域性语言从无到有，从少变多，从小到大，无疑是一个“现代语言奇迹”之一。

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出发，我们认为新加坡的华族语言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其变化轨迹是：



1.4 由此，新加坡华语在自身的产生、形成、发展过程中就面临着诸多层面的语言接触、语言碰撞、语言融合和语言衍生的状况。这种多语、多语境、多文化的社会语言状况可以用如下图形来诠释：



这其中，英语 (English) 属于印欧语系中的日尔曼 (Germanic) 语族西日尔曼语支；马来语 (Bahasa Melayu) 属于南岛语系的马来 - 波里尼西亚语族 (Malayan Peninsula)；淡米尔语 (Tamil language) 属于达罗毗荼 (Dravida) 语系南部语族；华语 (Chinese language) 各南部方言 (闽、粤、客等) 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支。

由此，新加坡华语就是在这四大语系，六种语言 (方言) 的交错、碰撞、浸润的基础上产生、形成与发展起来。如此多语言、多语境的社会语言环境，必定造成了新加坡华语的明显的地域性特点——“罗杂 Rojak 华语”。

2. 新加坡华语词汇的吸收与孳乳

2.1 新加坡华语的“罗杂(罗惹)”主要体现在词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上。如上所述,影响着新加坡华语的六大语言(方言)中最直接的是在地的汉语方言。原因很简单,汉语闽、粤、客等方言和华语“同文同种”,只要能够实现语音转换和语法套用,一般就能自然地完成“语码转换”。因此新加坡华语,尤其是口语中,有些明显是来自汉语的闽、粤方言的借词。例如:

闽语借词的例词:厝(房屋)

粿条/贵刁(粉条)

头家(老板)

阿官(阴阳人)

大伯公(土地神)

豆爽(绿豆汤)

茶乌(不加糖的
外国红茶)

三层肉(五花肉)

爽(舒服、舒坦)

显(烦闷、腻烦)

懂(知道)

还(钱)(付钱、缴钱)

吃钱(贪污)

黑白讲(乱说)

一路来(一向)

粤语借词的例词:生鱼(黑鱼)

酒版(酒样品)

马蹄(荸荠)

肚腩(腹部)

塑胶(塑料)

枋厝(板房)

菜舖(腌萝卜干)

头手(工头)

车头(车站)

五脚基(店屋前的走廊,骑楼)

阿明阿莲(张三李四)

咖啡乌(不加糖和奶的
黑咖啡)

猫(小气、挑剔)

美(好、新鲜)

烧(热、烫)

公司(合作)

拿(申请、申领、获得)

吃桌(吃酒席)

割车(超车)

乱乱来(乱来)

鱼生(生鱼片)

家俬(家具)

后巷(屋后的小巷)

发烧友(爱好者)

锁头(锁)

客栈 (旅馆)	帛金 / 白金 (逝者抚恤金)
烂尾 (不能收尾)	好采 (幸亏)
冲凉 (淋浴)	制水 (限制供应水)
拍拖 (谈恋爱)	生蛇 (患带状疱疹)
抽水 (收取佣金)	搏命 (拼命)
标青 (出色)	乌龙 (糊涂)
报大数 (虚报数字)	炒鱿鱼 (解雇)
一次过 (一次性)	摆乌龙 (糊涂出错)
鸡同鸭讲 (各说各话)	七七八八 (差不多)

有些借词是闽语和粤语都通用的词语。例如：挥春 (春联)、锁匙 (钥匙)、几时 (何时)、面盆 (脸盆)、本事 (能干)、甜 (鲜美)、落力 (卖力)。

2.2 新加坡华语词汇的“罗杂 (罗惹)” 还体现在吸收了一些当地的马来语的借词。这一类词语多是具有当地马来族风格的词语。借用方式是“音译”。例如：(汪惠迪 2002)

马来语借词的例词：峇峇 baba (马华混血男性)	娘惹 nonya (马华混血女性)
甘榜 kampung (农村)	惹兰 jalan (街道)
罗弄 lorong (街巷)	奎笼 kelong (捕鱼屋)
峇迪 batik (蜡染的印花布)	卡峇雅 kerbaya (马来女上衣)
宋谷 songkok (伊斯兰男帽)	纱笼 sarong (直筒马来裙)
叻沙 laksa (马来小吃)	乌达 otak-otak (马来小吃)
罗杂 rojak (马来小吃)	沙爹 satay (马来烤肉串)
阿渣 archar (马来小菜)	巴冷刀 parang (马来砍刀)
浆绿 chendol (马来冷饮)	摩摩喳喳 buburcaca (马来甜品)

峇拉煎 belacan (虾膏酱)	可亲它 kucinta (新加坡拉猫)
巴刹 pasar (市场)	巴刹马兰 pasarmalam (夜市)
隆帮 tumpang (寄居)	多隆 tolong (帮忙)
阿嘎阿嘎 agak-agak (大约)	加龙古尼 karangguni (旧货收购商)

新加坡华语中也有少量的泰米尔语的音译借词。例如：

莎丽 (印度女裙装) 卡瓦迪 (印度宗教器具)
布都 (朱砂) 罗地班达 (印度薄饼)

2.3 新加坡华语的词汇“罗杂(罗惹)”还表现在借用英语词语上。由于英语是官方语言，英语词汇对华语词汇的影响是很显著的。对英语的词语吸收有“音译”和“意译”两种方式：以下是“音译”词语⁵。

英语借词的例词：

亚细安 ASEAN (东盟)	按通 ATOMS (电子罚款机) ⁶
安娣 auntie (阿姨)	卜基 bookie (赛马赌徒)
绑紧跳 bungee (蹦极跳)	恐兵 complain (投诉)
固本 coupon (优惠券)	爹地 daddy (爸爸)
打比 derby (四岁马比赛)	踢死狗 disco (迪士科)
丁士 DINK (丁克)	爱它死 ecstasy (摇头丸)
辜加 Gurkhas (廓尔格人)	艾斯 ice (冰毒)
马赛地 Mercedes (奔驰车)	妙士 Muce (一种利尿药)
罗哩 / 罗厘 lorry (卡车)	胡姬花 orchid (兰花)
必甲 pick-up (小型货车)	巴仙 / 巴生 / 保生 percent (百分比)
叛客 punk (朋克)	固打 quota (配额)
史古打 scooter (小型摩托)	司诺科 snooker (台球)
德士 taxi (出租车)	三万 summons (交警传票)

2.4 由于半个世纪多以来与其他华语区域在经济、文化、人员的频繁交往，新加坡华语中明显吸收一些源自于香港和台湾等华语区域词汇。当然，香港华语词语是以粤语的形式出现的，但是不同于传统上的广东话（以广州话为代表的广东话）。例如：

香港词语的例词⁷：波霸、不文、唱片骑师、抄牌、晨运、出位、船民、雌威、大牌、电单车、恶补、非礼、菲佣、飞女、搞笑、个案、狗仔队、黑马、花心、欢场、回应、货柜、机位、嘉年华、酒廊、垃圾虫、烂尾、买单、妈咪、猛男、警伯、骑劫、入围、死党、收银员、索偿、水货、贴士、投诉、T恤、伟哥、洗钱、谐星、鸭店、艳舞、研习、影碟、鹰架、造马、走光

台湾词语的例词⁸：阿兵哥、矮化、飙车、车程、打歌、代母、党鞭、贩卖机、峰会、高丽菜、共识、管道、积犯、凯子、卖点、泡妞、糗事、双赢、诉求、随身听、锁定、同僚、通膨、脱口秀、凸显、哇塞、嫌犯、秀、秀场、整合、智障、主打歌、资深、资政、族群、作秀（做秀）

2.5 除了以上由于多语言接触所吸收来的词语，新加坡华语词语中有着一大批“新加坡特有词语”。这是一批由自身经济、社会、习俗、文化特点衍生、孳乳而成的新加坡区域华语词语。例如⁹：

霸市、霸级市场、巴士道、百慕达裤、白兔快车、百中滚球、半边家庭、保健储蓄、报聘、报穷、庇护中心、鞭刑、测醉器、柴油王、扯购、抽润、丑业、打鞭、大彩、大草场、大坡、大书、代婆、单选区、党督、店屋、度岁金、二司、浮脚楼、副姐、罐头歌、好兄弟、贺岁金、黑区、红牌生、红头巾、环境剧、黄顶德士、皇家山、集选区、街戏、家庭日、健康站、尖落（浆绿）、鸠收、就业准证、916金、客工、客卿、口水歌、快巴、矿湖、懒惰眼、捞鱼生、乐龄、灵犬、路霸、炉主、马童、排屋、坡底、

P 准证、Q 准证、热卖季、肉骨茶、R 准证、三司、三州府、时间囊、食阁、市镇会、熟食中心、树桐、推事、万字、万字票、乌金、巫统、巫族、新格利、椰浆饭、银鸡、银会、义走、义标、拥车证、优死、鱼翅瓜、真字、主簿、主簿官、组屋、卓锦·万代兰

2.6 除了吸收各语言的一些词语以外，新加坡华语中的有些词语除了保有华语原有的词义外，还衍生了一些新的词义和词性，其语义范围和色彩也都有所变化，从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加坡社会、生活、习俗、文化的特别。例如¹⁰：

词语	原有语义			新增语义		
	词义	词性	范围/色彩	词义	词性	范围/色彩
霸王	很霸道的人	名词	贬义	蛮横	形容词	贬义
草根	草的根部	名词	中性义	平民	名词	中性义
唱歌	唱歌	动词	泛指义	小便	动词	诙谐义
充电	补充电能	动词	中性义	充实自己	动词	褒义
大衣	长西式外衣	名词	中性义	西式外衣	名词	中性义
大字报	大字批判书	名词	贬义	讨债招贴书	名词	特指义
党	政党	名词	中性义	朋党	名词	贬义
登记		动词	中性义		名词	中性义
古董	古代器物/ 过时的	名词/ 形容词	中性义/ 贬义	仿古的	形容词	中性义
瓜	蔓生植物， 果实可吃	名词	中性义	小孩/ 成人	名词	疼爱义/ 鄙视义
彗星	流星	名词	中性义	表现突出者	名词	褒义
脚	腿的前端	名词	中性义	足球运动员	名词	中性义
石	石头	名词	中性义	一英里	名词	特指义
素质	素养（指人）	名词	中性义	质量（指物）	名词	中性义
下坡	下山/斜坡	动词	泛指义	去市区	动词	特指义
小坡	小山坡	名词	泛指义	北市区	名词	特指义
新镇	新的镇	名词	泛指义	卫星城镇	名词	中性义
药房	药店	名词	中性义	私人小诊所	名词	中性义

3. 小结与讨论

3.1 新加坡华语是全球华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由于新加坡华语在语音、语法、词汇和与语义方面都有着一些与中国华语普通话不相同的地方，所以历史上曾长期被认为是“不规范”的，或者“不正统”的，甚至是“低俗”的，自然应该是要“规范”的对象。然而，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从全球的角度野去观察，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新加坡华语是全球华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新加坡华语中那些不同于“正统”华语的部分，既全球大华语的“地域变体”，是华语在另一个多元、多民族、多文化国度的自然产物。它的存在既是历史的必然，社会的必然，也是不同语言接触、融合的自然结果。

3.2 新加坡华语是全球华语的一份宝贵资源

过去由于过分地强调了整个华语的“统一”和“规范”，我们当然地把不同地域，不同口音、不同表达方式的区域性华语，即各“区域华语”，看作是一种社会问题和语言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继而加以批评、排斥，甚至歧视。殊不知，一种语言（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表层的不同，恰恰蕴含着语言深层所反映的丰富的内涵：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民生民情，不同的生活习俗，不同的文化思想等等。因此，我们理应把它们看作是多样化文明和文化的一笔财富。它们不但不是问题，而恰恰应该是宝贵的语言资源，值得我们尊重，并去挖掘，保存，继承。新加坡华语是在新加坡这块土地上中华文化和当地文明的接触、融合后产生的宝贵语言资源，因此值得研究。

3.3 新加坡华语词汇系统是多语境融合的“富矿”

从语境看，新加坡华语是成长于多元语言的竞争之中，其中英语是官方语言，是处于高端的强势语言。马来语是官方语言之一，同时也是在地语言，但是人数相对较少，因此属于是高端的中等势力的语言；华语各南

部方言（闽、粤、客等）虽是在地语言，而且人口众多，但是不是官方语言，因此只能是低端的弱势语言。淡米尔语虽是官方语言，也是在地语言，但是人口偏少，因此同样只能是高端的弱势语言。

周清海教授（2002）说：“新加坡是一个以英语为行政语言的多语社会。自从中国政权转变之后，新中就断绝外交往来，两国之间的交流中断了长达二十几年。新加坡是在没有普通话口语基础、没有普通话直接影响的情况下推广华语的。”这番话道出了新加坡华语曾经独立发展的历史以及所处的多语言、多语境的背景状况。郭振羽（1957[1978]）认为：“从语言学上说，新加坡的社会代表了 Rustow 形容的一个‘包括许多互补相关，具有各自文化传统’的语言形式的典范”。按照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作为语言中最活跃，最多变的新加坡华语词汇系统必定处于多种语言不断接触、碰撞、融合的状况。因此。新加坡华语词汇系统是多语境融合的“富矿”，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挖掘，去发现。

3.4 新加坡华语词汇的变异是语言融合和竞争的实践

陈晓锦教授（2009）说：“多语多方言的环境造就了五国（指东南亚五国——笔者注）的多语多方言能力和语码变换的语用习惯。语码变换的习惯反映了华人的多语多方言的能力，也预示了语言和方言的交叉影响、相互消融。旧的语言或方言的消融，也意味着新的语言或方言产生的可能”。

多语、多语境和多元文化一直是人类社会变迁的常态和语言发展的动因。作为充分反映语言变化的词汇和语义系统，这种多元的存在一定会反映为各种外部语言的融合以及内部语言的竞争。华语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语言，它的发展和变化一定伴随着在外部有华语和各种外语的融合与竞争，在内部有各区域华语（陆、港、台、新华语）的融合与竞争。同样新加坡华语也一定有着新加坡外部多语、多语境和内部多语、多言的融合与竞争。作为一个“典范”的地区，新加坡华语词汇的变异情况是一个很典型的实践场：过去它怎么形成，现在的状况如何，今后又会怎么样，这是一个极佳的语言学考察目标。

注释

- 1 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3593.htm>。
- 2 中国称为泰米尔语，后同。
- 3 广西东部、南部、讲粤语，西部、北部讲官话（所谓桂林官话）。
- 4 此处上海话当指江浙话，即吴语。
- 5 例词主要选自汪惠迪（1999）。
- 6 ATOMS: Automatic Traffic Offence Management System.
- 7 例词主要选自汤志祥（2009）。
- 8 例词主要选自汪惠迪（1999）。
- 9 例词主要选自汪惠迪（1999）。
- 10 例词主要选自汪惠迪（1999）。

参考文献

中文

- 陈晓锦 2009。〈中南半岛五国华人社区及华人语言现状〉，载陈晓锦、张双庆主编《首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郭振羽 1957[1978]，吴元华译。〈新加坡的社会语言现状〉，载《抖擞》第28期，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
- 李如龙 2009。《汉语方言研究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宇明 2010。《全球华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 汤志祥 2005。〈论华语区域特有词语〉，载《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 _____ 2009。〈论华语区域词语与话语方言词语的相互关系〉，载陈晓锦、张双庆主编《首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汪惠迪 1999。《时代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新加坡：联邦出版社。
- _____ 2002。〈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探微〉，载《新加坡华语词汇与语法》，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 许小颖 2007。《语言政策和社群语言 - 新加坡福建社群社会语言学研究》 (*Language Policy and Community Language - Aspects of the Sociolinguistic Survey of the Hokkien Community in Singapore*)，北京：中华书局。
- 余尚兵 1997。〈新加坡华文词汇的特点及形成的原因〉，载《语文建设通讯》第51期。
- 周清海 2002。〈新加坡华语变异概说〉，载《中国语文》第6期。
- 邹嘉彦、游汝杰 2001。《汉语与华人社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外文

Chua, S.C. 1964.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Population 1957,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Leow, Bee Goek 2001. *Census of Population 2000: Advance Data Release*. Singapore: Dept. of Statistics,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